

## 再思二十世紀教會崇拜 —— 靈恩的砥礪、文化的侵蝕 ——

張智聰（道學碩士二年級）

「崇拜乃教會生活的核心」<sup>1</sup>，亦是唯有信徒齊集一起而崇拜共同信仰的上帝時，才將信仰群體與其他社團組織的分野表達出來。今天的崇拜，斷非像中世紀時期由「神聖宇宙觀」主導的年代，那時候，教會的崇拜是自主自導，崇拜是關起門來與世俗分別為聖，因為外面的世界是人力所不能操控的，崇拜的禮儀便成為人們可賴以安身立命、祈福求安之方；然而，自啟蒙時代始，科研揭開了世界神秘的面紗，人驚覺自己原來手握洞悉宇宙奧妙之才智能力，「世俗世界觀」乘時而起，教會崇拜再不能閉門造車，卻要找尋與世界對口之點，讓信眾每日的市井生活能夠成為回應上帝的聖所<sup>2</sup>。二十世紀，教會因著外在環境的轉變，在崇拜方面經歷幾許風雲變色，迄今有不少堂會仍在眾說紛紜中摸索崇拜取向。靈恩派的崇拜因其獨樹一幟的模式而往往惹人詬病，本文盼望能藉著勾勒靈恩派崇拜的歷史與流變以指出教會在崇拜方面真正要提防的並非同屬弟兄姊妹的靈恩人仕，而是那些從根本搖撼會眾崇拜態度的世俗文化<sup>3</sup>。

宗教改革以撥亂反正為據，脫離羅馬天主教，戮力摒除一切有違聖經教導之傳統，堅守「唯獨聖經」，然而從此之外，更正教再沒有任何一套的崇拜傳統，因為權威再不在人的手中，而在聖經之上，弔詭的是人按著聖經而作出相異的詮釋，皆能說是基於聖經的權威。故此，宗派按各自對聖經的領受，建構出一套與他們神學吻合的崇拜模式。繼後，啟蒙運動接踵而起，教會作了兩類的回應：(1)

---

<sup>1</sup> 郭乃弘，《崇拜的更新》，（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0），頁9。

<sup>2</sup> J.G.,Davies, "Secularization and Worship", *A New Dictionary of Liturgy and Worship*, J.G.,Davies, ed. (London:SCM Press, 1986), pp.481-483.

<sup>3</sup>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限於探討更正教中的崇拜，而不能覆蓋羅馬天主教會在這方面的回應。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崇拜以聖道為主，以邏輯推理教導會眾，捍衛真理；(2) 另闢新天地，襲浪漫主義之風，崇拜注重經驗、情感，以宣揚基督救贖之恩情，其俵俵者包括衛斯理兄弟所推之奮興運動<sup>4</sup>。後者深受敬虔運動之影響，反對信仰單單建基於教會的整體舉動，導致信仰生命流於平面僵化，他們著重的乃信徒個人的重生經歷：崇拜中的個人經驗和每日與主同行的生活<sup>5</sup>，活出聖潔子民的呼召。

五旬宗的倡導人 Seymour 緊隨十九世紀循道衛理會聖潔運動的腳蹤<sup>6</sup>，深信聖靈要在二十世紀將不同種族間的隔閡破除，故在洛杉磯宣講上帝的道，並容讓聖靈在聚會中自由運行<sup>7</sup>。他並非與教會和人對著幹，他的矛頭是指向「僵死了的形式和信條」，以「有生命力和實際的基督信仰」代之<sup>8</sup>。那麼在甚麼處境下最能體驗這種革變？崇拜在此佔了居中之位，因為它被視為聖靈恩賜最明顯彰顯之地<sup>9</sup>。五旬宗的崇拜在形式與風格上各具風範，然均強調即興、個人情感表達和全民參與<sup>10</sup>，一如敬虔運動的假設：越是受禮儀羈絆，信仰越不真誠<sup>11</sup>，因為越是敬虔的信徒，越是敏銳於「隨己意運行」的聖靈的指喚，弔詭的說，他們集體崇拜的身份就是每位與會者的個人屬靈經驗<sup>12</sup>。除了譜寫自己的詩歌和頌唱靈歌<sup>13</sup>這些特徵外，參與民族之雜亦屬空前。

---

<sup>4</sup> R.Webber,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orship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Theology* 42/(2000), pp.6-8.

<sup>5</sup> 韋柏，《崇拜：認古識今》，何李穎芬譯（香港：宣道，2000），頁96-98。

<sup>6</sup> E.Blumhofer, "#149: The Holiness Pentecostal Movement",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Webber, R.E. ed. (Nashville, Tennessee: Star Song, 1994), pp.105-106.

<sup>7</sup> J.Suurmond, *Word and Spirit at Play: Towards a Charismatic Theology*, trans.by J.Bowden, (London: SCM Press, 1994), p.1.

<sup>8</sup> Ibid, p.2.

<sup>9</sup> Ibid, pp.20-21.

<sup>10</sup> E.Blumhofer, "#149: The Holiness Pentecostal Movement", p.106.

<sup>11</sup> 韋柏，《崇拜：認古識今》，頁96。

<sup>12</sup> E.Blumhofer, "#149: The Holiness Pentecostal Movement", p.106.

<sup>13</sup> 有關靈歌的討論，請參下文。

五旬宗運動許諾了靈命持續更新之途，但兩次大戰後，這承諾愈見空洞，缺乏生命質素的靈恩崇拜也難逃形式化和枯槁命運<sup>14</sup>，在「後雨運動」的影響下，隨著國際商人完備福音團契的推動，在六十年代掀起了新一浪的「新五旬運動」-- 靈恩更新（Charismatic Renewal），強調崇拜的變革，側重神的權能和神蹟及啟示的恩賜，如方言、智慧言語和預言等<sup>15</sup>。另一突破是嶄新類型的敬拜詩歌的出現。以往五旬宗運動的詩歌多採自循道會的傳統<sup>16</sup>，但其後在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的鼓吹之下，催生了一批以現代音樂為本，現代語言為詞的民歌式詩歌，目的是要藉此重新詮釋信仰與新生代的關係<sup>17</sup>，於是除了讚美詩之外，更多了一些稱之謂「親密之歌」或「寧謐肅穆之歌」的敬拜詩<sup>18</sup>，最初也不為傳統的五旬宗信徒所受落，但其後發現這些作品能讓信眾在崇拜中更無窒礙的在聖靈裏敬拜聖父聖子，建立親密關係，最終也廣被接納<sup>19</sup>。

主流的禮儀教會在五、六十年代所蘊釀的更新<sup>20</sup>，無可否認地也受到五旬宗運動的衝擊。教會缺乏整全的神學去塑造能面對時代文化遽變的崇拜，崇拜仍是由神職人員壟斷，會眾只有旁觀的份兒，就是所獻上的認罪禱文，既與當時步入尖端科技的年代格格不入，亦籠統得難以在個別會眾中產生悔罪之效<sup>21</sup>，故此其後而來的禮儀更新亦加強了會眾的參與，當然，這也跟路德的「凡人皆祭司」之教義無抵觸。此外，新穎而啟發主動性、考慮平信徒需要的崇拜手冊

---

<sup>14</sup> D.N.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entecostal Perspectives*, Warrington, K. ed. (Cumbria: Paternoster, 1998), p.181.

<sup>15</sup> R.Riss, "#155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Webber, R.E. ed. (Nashville, Tennessee: Star Song, 1994), pp.121-122.

<sup>16</sup> D.N.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 183.

<sup>17</sup> P. Griffith, III, "#154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s",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Webber, R.E. ed. (Nashville, Tennessee: Star Song, 1994), p. 120.

<sup>18</sup> T.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Charismatic Renewal: The Search for Theology*, Smail, T., Walker, A., and Wright, N. (London: SPCK, 1993), p.110.

<sup>19</sup> D.N.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184.

<sup>20</sup> 禮儀更新運動牽涉之廣又非本文所能涵蓋，故只集中在與靈恩崇拜有關的部份。

<sup>21</sup> R.M.Spielmann, *History of Christian Worship* (New York: Seabury, 1966), pp. 159-165.

面世，容讓信眾有空間發揮屬靈恩賜<sup>22</sup>，正視了五旬宗所喚醒久被遺忘了的信仰範疇。

七十年代應運而生的「敬拜讚美」運動之根源也可追溯至靈恩更新，亦為當時的自由教會面對崇拜僵硬呆板、重理輕情、與時代脫軌的苦惱提供了出路<sup>23</sup>。雖有兩種的模式，分別為「五部曲」和「會幕式」，但重點皆是透過領敬拜者帶領會眾進入與主親密相交之境<sup>24</sup>，敞開予聖靈，在釋放中以口以身頌讚、敬拜，有些更於崇拜後設服侍時間，實踐崇拜乃服事之真義<sup>25</sup>，亦是初期教會所遺留給後代信徒的瑰寶<sup>26</sup>。將此方式與堂會傳統整合的教會皆看到這種模式適切於這後啟蒙時代的文化<sup>27</sup>。然而，自由教會也漸察覺單讓「敬拜讚美」於崇拜中專美之不妥當，這種模式斷不能完全取代歷代教會所流傳下來的禮節寶庫<sup>28</sup>。

但靈恩崇拜精萃之處卻在「於靈裏歌唱」(Singing in the Spirit)<sup>29</sup>：在聖靈的引領之下，全體會眾在同一個和弦伴奏下，各人以方言頌唱出各自領受、即興湧溢的讚美詩<sup>30</sup>，是唯有心意一新的信徒才可以享受這種直接、自發和簡潔的敬拜方法。但這並不代表靈恩崇拜皆揚棄傳統的聖詩，雖然與傳統一刀兩斷的心態的而且確存在，亦為某些靈恩派牧者所警惕的<sup>31</sup>；一本教導靈恩信徒帶領敬拜的指引多番肯定傳統詩歌乃是「基督教豐富的屬靈產業」，深度非今日的創作

---

<sup>22</sup> D.R.Newman, “#153:The Protestant Liturgical Renewal”,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pp. 116-117.

<sup>23</sup> R.Webber, “#157:The Praise-and Worship Renewal”,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p. 131.

<sup>24</sup> B.Liesch, “#196:The Style of Contemporary Worship”, *The Renewal of Christian Worship*, Webber, R. ed. (Nashville, Tennessee: Star Song, 1994), pp.212-213.

<sup>25</sup> R.Webber, “#157:The Praise-and Worship Renewal”, pp.132-134.

<sup>26</sup> R.Webber, *Blended Worship: Achieving Substance and Relevance in Worship* (Peabody: Hendrickson, 1996), p.64.

<sup>27</sup> Webber, “#157:The Praise-and Worship Renewal” p.134.

<sup>28</sup> Liesch, “#196: The Style of Contemporary Worship”, p.214.

<sup>29</sup> 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p.109.

<sup>30</sup> 蘇鮑伯，《探索敬拜》，劉秀慧譯（台北：以琳，1994），頁141。

<sup>31</sup> 可參 D.N.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p.199-200 及 Webber, *Blended Worship*, pp.64-65.

所及，題材之廣，不會窒礙，反會有助信徒表達個人與上帝的關係<sup>32</sup>，「靈歌」不能獨領風騷，但它的存在表明了靈恩信徒們對於運行在崇拜中的聖靈的敏銳和開放<sup>33</sup>，是對於傳統更正教會的當頭棒喝。

這種敏銳可見於他們對所有信徒在崇拜中參與的強調，因為他們相信聖靈將恩賜賜予每一位的信徒，如說預言、智慧言語、說方言、繙方言、禱告治病等，故此凡是信徒在崇拜中都有其參與之份，沒有一人因為沒有聖靈的膏抹而只能旁觀。但若聖靈恩賜被過份推崇的話，卻會惹起其他的不良後果。

第一是勝利主義。集體敬拜往往成為靈恩教會傳遞神學取向的場境，這一種誇耀恩賜、神蹟奇事的傾向，會令到會眾活在一個「精神分裂」的狀態之中，否認生命中血肉淋漓的一面，忘情於敬拜讚美之中<sup>34</sup>，結果信仰只賸下「光榮神學」，正視並參與苦難的「十架神學」卻銷聲匿跡<sup>35</sup>，崇拜淪為逃避現實的窠臼。

其次是錯誤的屬靈爭戰觀。靈恩崇拜要求的是知行合一，故此信徒被託付了改革世界、復興靈性之責，其中一個方法是「正面宣告」(positive confession)，但逐漸地，某些詩歌瀰漫了一種以為單憑人的詩歌和說話足以捆綁撒旦、掀動傾福的謬思，人不須挪動半根指頭去實踐使命<sup>36</sup>。

另外，靈恩崇拜中最常被忽視的是悔罪。他們正確的提醒了福音派信徒不要只單單定睛於自己的罪污，更要望見上帝在愛子中藉聖靈於恩典中賜給信徒的屬靈祝福（恩賜）<sup>37</sup>，惜矯枉過正之下，他們卻將聖靈的恩賜取替了基督的工作，崇拜的焦點不再是耶穌救贖的重現<sup>38</sup>，縱然靈恩充沛，生命卻不被聖靈所審判，難以流露馨香的改

---

<sup>32</sup> 蘇鮑伯，《探索敬拜》，頁 136-137。

<sup>33</sup> Webber, *Blended Worship*, p.64.

<sup>34</sup> 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p.195-197.

<sup>35</sup> 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p. 111.

<sup>36</sup> 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p.197-199.

<sup>37</sup> 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p. 112.

<sup>38</sup> 這應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崇拜的重點，參韋柏，《崇拜：認古識今》，頁 110-112。

變<sup>39</sup>。

或許最惹人非議的是側重聖靈恩賜間接地鞏固了個人主義的泛濫。詩歌偏重信徒個人與神同行的經驗，各人沉浸於自我陶醉之中<sup>40</sup>，甚至連聆聽別人掙扎傷痛的空間也闕如，更遑論為對方代求，共同進入這個客西馬利的經歷：走進對方的無助、苦澀、困惑，一同守望、一同等候、一同獻呈，見證那復活得勝的一日<sup>41</sup>。

以上所提出的反省皆出自靈恩背境的作者。筆者藉此想提出的是，無疑靈恩崇拜蘊含了一些「潛在危險」，然而並非所有的靈恩信徒皆是懵然不知的，當中亦有不少誠實檢視自己信仰內容之輩，他們亦嘗試將崇拜與神學作更多的整合。很多福音派教會對靈恩崇拜或與之關連的「敬拜讚美」口誅筆伐，卻將靈恩崇拜中可貴的部份也一概剔除，對所謂正派崇拜的弊病則視若無睹。在靈恩派之中也興起了一批稱之曰「禮儀靈恩派」。他們明白到「禮儀」並非呆板冷漠的同義詞，反而按聖經的教導，乃是指「人藉以事奉上帝的工作」<sup>42</sup>，卸去他們對傳統禮儀的抗拒，好去解決他們當時面對的問題：為設計新穎崇拜點子而疲於奔命；崇拜流於「娛樂」主導、投會眾所好；且事奉人員往往成為崇拜成敗的關鍵，會眾的焦點不再單在配受敬拜的那一位身上；及對聖餐的輕忽<sup>43</sup>。這並非禮儀教會的小勝利，卻是反映靈恩信徒如何渴求真誠敬拜上主。

能做到禮儀與聖靈並重、秩序與自由俱備，按照 Suurmond 的說法，崇拜便真能成為「安息日的玩意」(sabbath game)，滿足了上主創造人類，讓他們能享受世界與生命的目的<sup>44</sup>。他引用 Huizinga 的結論說「遊戲」是人性不可或缺之一部份，人是 *homo ludens*，若以遊戲比擬崇拜，當中規則限制與自由發揮是無毫無衝突，若只側重自由，整個遊戲便泡湯，但若一味強調規則，也是絲毫沒有樂趣可言。

---

<sup>39</sup> 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p. 112.

<sup>40</sup> Hudson,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pp. 200-201.

<sup>41</sup> Smail,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pp. 113-114.

<sup>42</sup> Thigpen, "#156: The Liturgical-Charismatic Movement",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p.126.

<sup>43</sup> Ibid, p.127.

<sup>44</sup> Suurmond, *Word and Spirit at Play*, pp.34-35.

更重要的是人參與遊戲並非為了其他目的，參與崇拜本身就是最終的目的，不像一些教會以崇拜為踏板，為的是「堅固信徒、拯救罪人、醫治傷痛、倍增教會」<sup>45</sup>，正好切合了上帝要求人在安息日放下所有的「經濟效益」心態，與祂一同進入「不事生產」的安息之中。透過歡樂的氣氛，會眾與至聖者進入與世俗截然不同氛圍的敬拜裏，彷彿一場「傻子歡筵」，顛覆文化的拘禁、生活的桎梏，以致敬拜者能得釋放與醫治<sup>46</sup>。遊戲不是無終止的避難所，它有完結的時間，人們要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戰，但因著那「遊戲」的緣故，生活可不再一樣<sup>47</sup>。生活的神聖層面因著崇拜而被發掘，燃起在社會中生存的盼望，激發彼此服侍的心，成為真正能與世俗銜接的「世俗崇拜」(secular worship)<sup>48</sup>。

或許今天福音派教會也須抱一個更廣闊的胸襟，從靈恩教會的經驗和反省中既積極批判而又心存謙卑的學習，取長補短，擇善固執，懷著這份胸襟與遠象，教會的崇拜才可更有力的幫助會眾面對時代的挑戰，因為文化場境對崇拜以致信徒生命水銀瀉地式的影響才是最駭人的。

韋柏對教會回應啟蒙挑戰所產生重理解或重經驗的崇拜取向持獨到見解，他認為這兩種方案均是將焦點錯置於「人」身上<sup>49</sup>，崇拜的對象和目的便顯得模糊不清。這場與個人主義的角力蔓延至今。一種凡事以「我」為中心與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的態度，恰恰與崇拜的「集體性」對著幹；「集體性」不單只限於獨立堂會之內，更牽涉到普世教會，不單只限於當代的教會，更牽涉到歷世歷代的眾教會。「個人主義」是所有宗派必須慎思明辨的。

個人主義孕育於何樣的氣候文化？後現代視野固然是其搖籃，亦

---

<sup>45</sup> Webber,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orship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4.

<sup>46</sup> Suurmond, *Word and Spirit at Play*, pp. 87-96.

<sup>47</sup> Chan, *Pentecostal Theology and Christian Spiritual Tradition*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p. 119.

<sup>48</sup> Davies, "Secularization and Worship", p.483.

<sup>49</sup> Webber,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orship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

輔以不同的因素，對當今的崇拜造成不同層面的衝擊。現代社會力證人的理性能為社會締造進步，這是人類賴以為存的真理，然而當經歷兩次大戰，人性原形畢露，現代思潮的承諾不能兌現，人找不著存活在世可以賴為以盼的立足點，權威不復存在；再加上科學研究的躍進，揭示寰宇隱藏的奧妙，人更感渺小如塵，「從此空懸在虛渺中間四不掛搭，面對複雜、變化的世界，人類是個孤兒，孑然一身，呼喊無援」<sup>50</sup>。人的能力感更被這資訊爆炸的年代狠狠擊潰：電子媒體的誕生，人進入資訊世紀，忙於接收資料數字，不消說要以行動回應所知的，就是要嘗試理解消化整合每一項的訊息也已叫人應接不暇，釀成嚴重的「知行失調」，面對這種與日俱增的挫敗無力感，人唯有卸下思考，學習麻木<sup>51</sup>。除了無力統攝，就連藉以串連和溝通思想的語言系統似乎也告失效，因為每個語言符號所指涉的其實是內蘊於各人對世界的不同理解和認識，再加上社會急速變化，今天的「是」瞬間變為明天的「不是」，是故真理不再存在，真確明白、真誠溝通徒屬痴人說夢而已<sup>52</sup>，整個世界陷入分崩析離之狀，人亦跌入混沌迷惘之境。媒體充斥著零星瑣碎的資訊，人不須問：「我是否需要這些資料？」，亦不知道究竟這些與他所身處的世界有何關聯<sup>53</sup>，令孤單、切斷、不連貫、與歷史斷層和絕望的情況雪上加霜。面對如斯困局，人能夠抓緊的唯有自己、自己的標準和自己的感覺，個人主義由此萌芽。

在後現代主義中，人的尊嚴被貶抑，達爾文理論下人由禽獸演進而來，弗洛伊德筆下人受制於不可名狀的潛意識，社會學眼見人創造文明，卻在自創的文明中被物化，再加上社會分析（*social differentiation*），同一個人要扮演多樣角色，自我身份變得支離破碎，社會價值系統中，對人最大的肯定是建基於他工作上的成就，為此，工作背後所抱的乃是多多攫取，藉以自我肯定<sup>54</sup>。稍不留神，或許就

---

<sup>50</sup> 鄭建生，《後現代再著魅》（香港：卓越，1995），頁 93-96。

<sup>51</sup> M.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A Theology of Worship for the Turn-of-the-Century Cul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pp. 19-20.

<sup>52</sup> 鄭建生，《後現代再著魅》，頁 90-93。

<sup>53</sup>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pp.22-24.

<sup>54</sup> 鄭建生，《後現代再著魅》，頁 100-103。

連教牧同工也會掉進這個陷阱裏，以人數和成功衡量事工的模式，以立竿見影之效代替歷久不衰的聖經原則<sup>55</sup>。

這與教會崇拜何干？「娛樂取向」的崇拜意識嶄露頭角。信徒搖身一變成為消費者<sup>56</sup>，崇拜模式之棄取不是參照神學反省而在民意檢查，崇拜為了討好人而非取悅神<sup>57</sup>。結果，所有「高深」、不夠感性、不夠親民的崇拜原素一概被摒出局<sup>58</sup>，教會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豐富遺產、傳統因嫌過時脫節，全被束之高閣，大大削弱崇拜的深度和更新信徒生命的能力，因為教會崇拜就跟他們日常面對的世界無從分別，不再能產生「至聖者在人間」的震撼和顛覆<sup>59</sup>。再加上科技發達，很多東西均是垂手可得，不廢吹灰之力，做不來的或弄不明白的統統留給「專家」代勞<sup>60</sup>，其次，恒久意義的幻滅，會眾也不覺得有甚麼堪足珍貴的東西值得他們付代價去學習<sup>61</sup>，結果，參與崇拜的大可抱著觀眾的心態，放下祭司之職，亦不作任何委身，這確實與上帝要求人如何崇拜祂的期望大相逕庭。當個人意識推至極致，上帝本身也要切合人對祂的期望：有效率、迅速、精確，上帝的靈在崇拜中的運行要按著人的時間表，且只可帶來狂喜光明的效果，崇拜不能容納哀傷悲慟，因為這些一無效益，亦不合信徒的脾胃。上帝立安息日之原意盡失<sup>62</sup>，信徒生命的操控權最後也是歸回自己手中，教會的敬拜功能蕩然無存。

弗格森引【柏克萊基督教聯盟】道：「新時代精神（筆者按：應是指新紀元運動之流），是趁著美國基督教會的怯懦起來的。」<sup>63</sup>韋柏提醒信徒，他們在世上只是客旅與寄居，指導他們生活模式和教

---

<sup>55</sup>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pp.51-52.

<sup>56</sup> 何崇謙，〈後現代文化對教會崇拜的衝擊與挑戰〉，*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9（2000），頁 105。

<sup>57</sup>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pp.52-53.

<sup>58</sup> 何崇謙，〈後現代文化對教會崇拜的衝擊與挑戰〉，頁 104。

<sup>59</sup>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p.50.

<sup>60</sup> Ibid, p.28.

<sup>61</sup> Ibid, pp.48-49.

<sup>62</sup> Ibid, pp.42-44.

<sup>63</sup> 鄭建生引自弗格森 1994：507，見鄭建生，*後現代再著魅*，頁 138。

會崇拜的不應是這個世界的價值判準，而應該是「另一個故事，是以色列與耶穌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與後現代所有的故事抗衡並諮商我們的崇拜。」<sup>64</sup>今日教會所要屏息提防的並非靈恩崇拜中的聖靈工作，而是世俗文化在不動聲息中同化了上帝的教會，俘擄了我們的崇拜，以致信仰不再能帶給現代人在無望中的盼望。

---

<sup>64</sup> Webber,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orship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0.

參考書目：

- Chan,S. , *Pentecostal Theology and the Christian Spiritual Tradition* ,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 2000.
- Davies,J.G. , “Secularization and Worship” *A New Dictionary of Liturgy and Worship* Edited by J.G.Davies , London: SCM Press , 1986.
- Dawn,M.J. ,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A Theology of Worship for the Turn-of-the-Century Cul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995.
- Hudson,D.N. , “Worship: Singing a New Song in a Strange Land” , *Pentecostal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K.Warrington , Paternoster , 1998.
- Smail,T. “In Spirit and in Truth: Reflections on Charismatic Worship” *Charismatic Renewal: The Search for Theology* , T.Smail , A.Walker , and N.Wright , London: SPCK , 1993.
- Spielmann,R.M. , *History of Christian Worship*. New York: Seabury , 1966.
- Suurmond,J. , *Word and Spirit at Play: Towards a Charismatic Theology*, Trans. by J.Bowden , London: SCM Press , 1994.
- Webber,R.E. , *Blended Worship: Achieving Substance and Relevance in Worship*. Peabody: Hendrickson , 1996.
- \_\_\_ Ed. *Twentiet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orship*. Nashville , Tennessee: Star Song , 1994.
- \_\_\_ Ed. *The Renewal of Christian Worship*. Nashville , Tennessee: Star Song , 1994.
- \_\_\_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Worship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 in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42 , no. 3 Summer 2000 , pp.4-21.
- 韋柏，《崇拜：認古識今》，何李穎芬譯。香港：宣道，2000。
- 蘇鮑伯，《探索敬拜》，劉秀慧譯。台北：以琳，1994。
- 鄭建生，《後現代再著魅》。香港：卓越，1995。
- 何崇謙，「後現代文化對教會崇拜的衝擊與挑戰」，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二十九期（2000），頁 99-116。